

飛虎將軍司徒福

● 王健

投效空軍抗日救國

司徒福（一九一六—一九九二），空軍上將，曾任空軍聯隊長、作戰署長、空軍作戰司令、空軍總司令、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、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，為抗戰期間的空戰英雄。

司徒福，廣東開平人，生於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七日，其父司徒元宗，為旅美華僑，在舊金山畢業於美國軍事管理學校，清末回國投軍，因受過美國民主政治的洗禮，厭惡清廷惡習，棄軍習醫，在天津懸壺濟世，司徒福隨父在天津成長，先就讀於廣東旅津小學，畢業後升學天津匯文中學初中部，這是一所基督教教會所辦的學校，重視現代新式教育，司徒福初中畢業後轉赴北平，升入私立匯文中學高中部，

一番思考，十八歲的司徒福選擇了空軍航校，但心中不安，深恐母親及家人反對。當司徒福赴航校報到時，他在軍人父親的支持下，未遭反對，順利進入航校第六期學習飛行，受到嚴格的戰鬥訓練和軍事管理，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畢業，正是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前夕，司徒福很高興能立即投身戰鬥。他被分發到第四大隊，擔任飛行員，大隊長正是空戰英雄高志航，他要求嚴格，不但服裝儀容一絲不苟，連飛機也要擦得亮晶晶，每日早上開始飛

在校是田徑好手，一九三四年高中畢業，適逢帝國主義者侵我疆土，日寇尤為強橫，司徒福有心從軍報國，但家人希望他升入大學，乃先後報考輔仁大學、燕京大學、稅務學校及空軍航空學校，結果均收到錄取通知書，使他面臨重大的抉擇，經過

行訓練，如同一次大檢閱，他逐隊檢查巡視，特重飛機保養維護，每一小隊飛上天空，隊型要保持整齊，接敵及戰鬥演練都有一定的程序，要求每一個人做得精熟，在第四大隊，司徒福自認獲益匪淺。

駐防南京天天接敵

「七七」抗戰爆發，第四大隊奉令進駐河北保定，支援華北作戰。不久，改駐河南周家口，「八·一三」上海保衛戰展開，經過一番血戰後，日軍向內陸進兵，四大隊的飛機，由周家口調往杭州笕橋，就在那一年的「八·一四」，高志航率領他的部屬，在滬杭上空打了漂亮的一仗，以少勝多，擊潰來犯的日軍機群，為空軍奠定抗日必勝的基礎。司徒福當時是其中的一名戰鬥員，那時飛機的性能不佳，機上

中沒有專任轟炸手，航校畢業生也要充任轟炸，司徒福就是打下日軍飛機的一名轟炸手。「八·一四」空戰後，四大隊調返南京，參加首都保衛戰，此時，日寇在華大舉增兵，妄圖三月亡華，軍機也增加了不少，駐南京的四大隊幾乎天天接敵，血戰長空，不少年輕的飛行員一去不返，為國犧牲。南京失守後，四大隊撤至武漢，飛機已所剩無幾，突奉命去新疆，接受俄國製的飛機，有了俄援的飛機，我空軍的實力大增，士氣如虹。

一九三八年，武漢、長沙幾次大會戰，空戰的規模和戰況的凌厲也是空前的。在漢口上空，我方和日軍都有一百四十架以上的飛機參戰，戰況慘烈，火網如織，有些飛機並非被槍炮擊落，而是互撞摔了下去。幾次空中會戰，飛機及人員損失慘重，司徒福竟幸運的毫髮未損。後來，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到四大隊慰問，見整個大隊剩下不到一半的人，立即痛哭失聲，話都說不出來，全場充滿悲壯、悽慘的氣氛，司徒福深為感動。

中彈迫降艱苦逃亡

四大隊雖因作戰受損，但士氣依然高

昂，勇氣較前倍增。武漢失守後，四大隊遷到重慶，四大隊又負起保衛陪都的任務。開始時，日軍由漢口起飛的戰鬥機到了重慶，但日軍侵佔宜昌之後，對重慶的轟炸日甚一日，我空軍使用的俄製飛機，經過多次空中對壘後，知道性能不如日機，接戰非常艱辛，直到一九四一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中美聯合對日作戰，四大隊奉令至印度接受美製P四十型新機種，此機較日機性能略好，我空軍逐漸恢復了制空能力，並進而支援陸軍作戰。不久，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來華作戰，我方完全收回了制空權，日軍手忙腳亂。

然而日軍擴大地面作戰，到處開闢戰場，瘋狂攻擊，攻勢越過黃河，但遭我軍阻遏，始終打不通平漢鐵路。這時，四大隊奉令移駐西安，支援地面作戰。一九四四年，司徒福已升任四大隊副大隊長，有一日接獲陸軍指揮官情報，指日軍有坦克助陣，希望空軍找到坦克駐地，以便攻擊摧毀。於是司徒福率領了八架飛機去找坦克。在河南一帶搜尋良久，始終沒有發現。當時嵩縣地面，正聚集了日本砲兵，擔

被地面的機關槍擊中，失去動力，被迫降在河南的麥子地裏。

一大群的老百姓拿著大刀和槍圍著飛機，司徒福對著他們大喊：「我是中國飛行員！」老百姓一聽是自己人，就將司徒福隨身所佩的手槍取去，叫他迅速離開，因為敵人就在附近。司徒福脫掉軍服，換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展開四十五天艱辛痛苦的大逃亡。他混雜在難民群中奔逃，逃亡中他發現許多老百姓的土寨，日軍坦克白天就躲在土寨裡，黃昏才出來活動。

在逃亡途中，司徒福見什麼吃什麼，樹皮、草根，沒有熟的麥子，全吃過。只要能吃的東西就吃。可是，能找到吃的東西真是太難了，餓了就只能喝水。在饑餓和痛苦中，曾經兩次，司徒福打算自殺，「想想，死不得，我還得繼續為抗戰獻力！替死難的隊友報仇？」又有一次，他睡在河南民房的一個馬槽裡，發現槽底有黑東西，原來是馬豆，就吃了起來，後來靠著這半捧馬豆，吃了六、七天。

就在這種餓餓狀態中，憑著一股毅力，司徒福向著西安方向前進。最後，找到盧氏機場，機場的人正奉命撤退，他就跟著他們。從此他才開始有食物可吃。

在往西安的車上，司徒福發現身上爬滿了蟲子，又癢又難受。司機告訴他：你長了蟲子。這時，他才知道蟲子是什麼。

一到西安，他就回部隊報到。全大隊的人，對司徒副大隊長死裡逃生，都是驚喜交集。

重回戰場出擊長江

這時，空軍北路司令為王叔銘，王司令發了四個月的薪水給司徒福作為獎金，同時給假兩周，暫回四川休息。假期才過十天，司徒福接到副司令劉國運的電話，要他立刻回重慶，因為衡陽被圍，空軍要前往增援作戰，司徒福重回戰場，每天由重慶出擊，第三次出任務時，遭日軍炮火擊中，司徒福竭盡智能，將飛機迫降在我軍控制地區的河灘上，雖受了傷，但不嚴重。回到機場，司令張廷孟給司徒福一周假期，休息養傷。由此大家都說司徒福是真正「福將」。

傷癒後，四大隊換裝了新飛機，美製P五一野馬式，此機速度快，火力強，載彈量大。司徒福奉令率隊由湖北恩施機場起飛，沿長江找日本補給船，見船就打，每一次任務，飛行六、七個小時，相當辛

苦。八年抗戰期間，司徒福轉戰南北，未曾一日脫離戰鬥，曾參與武漢、衡陽、芷江、洛陽、南昌、蘭州、成都、重慶、桂林、柳州、零陵及南鄭空戰，在柳州上空擊落日機一架。以膽大心細，戰技優良著稱。

保持空優台海建功

一九四五年秋，抗戰終告勝利，在勝利前，司徒福已升任四大隊大隊長，勝利後，上級以他作戰辛勞，讓他繼續留在四川，入空軍參謀大學進修。參大畢業後，留重慶空軍司令部服務，不久，奉令派赴台灣，擔任部訓隊大隊大隊長，從此在台灣展開他空軍的新生涯。

來台後，司徒福升任空軍聯隊長，旋調空軍總部作戰署長，策劃空軍作戰策略，確保台海空優，並在圓山軍官訓練團第九期受訓，與譚炳森將軍、董萍、吳仲達、姜良仁、馬弘道、項景熙、徐世友、章本仁、石如璋、楊友三等同期同學，同學間相互問學頗受尊重。嗣後再調升空軍作戰司令，執行對大陸偵察及封鎖任務，且五十二年雙十閱兵司徒福率機穿雲下降獲得獎章，五十三年他未領隊就出事了，這是「福將」另一個明證。卓著績效，獲晉

級為空軍中將，升任空軍副總司令。一九七〇年蔣經國出任閣揆，擢升司徒福為空軍總司令，晉級上將，任內提升裝備，增強戰力加強訓練，鼓勵士氣，領導空軍健兒屢在台海重挫共機，威震海峽。美國空軍英雄協會選為「傑出的空軍英雄」在國軍軍史上是非常光輝的一頁。一九七五年

六月任期屆滿，停職外調轉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，增購機群，擴大業務，使華航規模日益壯大，成為國家象徵的航空公司。華航董事長任滿後，司徒福退職移居美國，但仍被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。司徒福在美悠遊林下，弄兒戲孫為樂，於一九九二年病逝。其妻司徒馮美玉為知名作家，散文清新自然，擁有許多年輕的讀者。

司徒福服務空軍三十餘年，戰功彪炳，先後獲頒三等復興、忠勇、二等復興、榮譽、雲麾、勝利、忠貞、忠勤、四等寶鼎、三等宣威、二等宣威、彤弓、甲二懋績、一星星序、陸海空甲一、甲二光華、甲二楷模、甲一干城、甲一懋績、飛虎一星、甲一楷模等勳獎章二十餘座，並由大韓民國頒贈三等功勳勳章，玻利維亞頒贈司令級航空優異勳章，足證他對國家的貢獻及友邦元首對他的欽敬之忱。